

瓯韵

二十一世纪下的 二十一岁

■ 陈芊含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我就二十一岁了。

这样开头，我居然在我的年度总结里作为引子，连着用了好多年。同样连着好多年的，是我时常会做的一种梦，一种会惊醒的噩梦。梦境里，我是在和一群人赛跑，每个人都卯足了劲往前拥。我从人群中挣脱出来，成为队伍前面的佼佼者。可是就在前方模模糊糊的彼岸愈发清晰的时候，我却像烂泥一般倒下去了——四肢发软无力，再也迈不开一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先前好不容易超过的人，一个个从我身边跑过，然后我会在大汗淋漓中惊醒。躺在单人床上，梦境散去，散不去的是心底深深的无力感。

梦当然是现实生活的隐喻，我坚信。

那么，它在隐喻什么呢？

二

说来有趣，我在十九岁的某一天突然发现柳树存在柳絮这个事实。虽然小时候课文里有写道：“小柳絮呀，飞了。”可是我从来没有思考过柳絮是何物，就如同作为一个南方的孩子，在读到“春天来了，燕子从南方飞回来了”时，也未曾想过我正身处南方。

春天的柳絮可以很烦人，如果这是一个慰藉的话。

三

在二十一世纪思考我的二十一岁，是不是存在一点浪漫呢？

我是那种在开学的第一天就开始构思毕业典礼的致辞上要说什么的人。同样，在二十一岁刚刚开始时我也是那种喜欢构思我要在我的自传上写什么的人。

过去的二十一年，看似波涛汹涌，又好像风平浪静。有时候，我会觉得自己的人生停留在了十五岁，好像我的人生卡在了时空隧道的那个角落里。曾经的同学已经陆续考研、找工作了，我还在读书，而且似乎茫无尽头。

四

最近上小组课的时候，带班的博士生临下课了和我说：“你好像很沉默。”

“沉默？”我不解地看着他说。毕竟按照发言量来说，我不是最少的那一个。

“你好像不太喜欢提出要求。其他同学经常会抱怨课程太难或者太简单，希望课程安排更符合自己的学习习惯，但你很少说起自己。”他云淡风轻地解释道。

原来是这样。

是的，我很少谈起自己，也很少提出要求。我总是习惯于适应：课程太难或者太简单，我可以适应；考试被压分，我也很少去为自己辩护；独自在异国生活的种种不便，我也可以忍受。我习惯了服从。

五

高三的那个夏天，我在青田的一家甜品店短暂地打过零工。

那是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零工，每天只需要站着接待客人，擦桌子，理货架。工资很少，一小时10元，而且就算转成长工后一天也就多几个10元。10元甚至都买不起店里最便宜的面包。

一眼可以望得到尽头的生活。

有一天，在蝉鸣声挑逗午后的困倦时，店里来了一位客人，是我的高中同学。她熟练地拿了几样甜品来到收银处买单，我也熟练地为她打包。

她一定是隔着口罩认出了我。我将打包好的甜品递给她时，她的眼里闪过了一丝诧异。但她没有叫我，犹豫了片刻后还是走了。可能是怕伤害我的自尊心吧，可我已没什么可以失去的了。

在高考的这场博弈中，她如一匹黑马考入了浙江大学。而我，当了逃兵。

在甜品店工作没多久后，我就被辞退了，理由是我不够勤快。脱离了学校里那种唯分数论高低的环境，我也失去了尖子生光环的庇护。收到辞退短信的那天，我有点失落。

后来我又零星做过些别的活，但都不长久。于是在那个格外闷热的暑假结束后，我还是回学校上学了。也就是第二年的春天，我发现了柳絮。

六

我今年二十一岁，据说是我人生的黄金时代。我也确实有好多奢望，想云游四方，想放声歌唱，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忽明忽暗的云。

或许就像他们说的，生活是一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受了锤的牛一样。

但现在，我觉得我会一直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

关于借钱这事儿

■ 吴吕伟

人活在世上，借钱这事是免不了会搭上。我就碰上两桩这样的事，说来很郁闷，很闹心。

一桩事是，多年前一个常在一起玩的朋友向我借二十多万元做生意。我想也难得，他做正路生意，平时小酒吧也开得不错，就借吧。说好半年还的，结果两年多才催回来，利息什么的就全免了。后来，他搞演艺承包又言辞恳切地向我借十多万元。实在禁不住他的多次催借，还是给了他。此后，有关于他的各种坏消息不断传来，说是他亏损了千余万元。这点钱就这样打水漂了。这两次借钱期间，我与他的交流，以及老婆对我的埋怨就不要说了，对于工薪阶层而言，十多万元也不少，说来都是烦心事。

就这样过了很多年后，今年上半年，他又电话问我手头有钱吗，借他三千元救救急，只用一个星期，工资发了就还给我，强调了一通理由。我想钱包里这点钱都说没有，实在说不出口。但是，我还是认真地警告他说，钱可借给你，这是最后的信用了，不要把我对你的最后一点信任消耗光了。结果呢，他把我对他的所有信用都清零了。

第二桩事是，一个外地的朋友，严格地说是网上认识的朋友，没有见过面。十多年来，感觉聊得也比较投缘的。虽然近年来都没有联系，最近他开口向我借几万块钱救急，把信用卡的透支转一转。照理说，我应该信任他。况且，我这个人对于别人开口有求于我的，面子上总感觉不好拂别人之意。但是有了前面一些教训后，我真的很矛盾了。钱是一回事，伤感情是另一回事。我很迷茫，问了其他几个朋友，说要不要帮助她一下呢。他们给我的建议是，你连他见也没见过，情况一点也不了解，让我不要借了。于是，我也就没有借给他。

过些天后，我发现他的微信中有这么一些话：“为了点儿什么？把自尊都放下，我视自尊为生命一般，但是为了这点儿钱这两天真的受尽了苦楚，人们露出的嘴脸让我彻底参悟了，自己不努力出个样子来对不起疼爱我的人。”或许如同第一个朋友一样，我们之间的信任也消耗了。

福耀玻璃的董事长曹德旺说自己的家风是：不要把钱借给别人，也不借别人的钱。他曾经说过，“我不会借钱给你，但是你连饭都没得吃的时候，我会帮助你吃饭。”我想这肯定是曹德旺先生在历经借钱一事后的，深有感触的话语。“借钱”伤得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伤得是给予信用的人。第一个朋友的事令我伤痛，第二个朋友的事也令我伤痛，伤痛在于或许真正该帮助的时候未能帮一把吧。

从今而后，我也向曹德旺先生学习“不要把钱借给别人，也不借别人的钱”，勉力去做到。谨记莎士比亚在剧中借一位父亲为子送行之际阐述了一段名言：不要把钱借给别人，借出去会使你没了钱也没了朋友；不要向别人借钱，借进来会使你忘了钱来得不易而不再节俭。



百合花开
摄影/张永益

有一种真情 叫红萝山古道

■ 叶志敏

你的芬芳
就是咖啡色的思念
真情一直都在等你靠近
从不曾停止
沿着山峰无尽的绵延
花已绽放
你可和我一样期盼
相约在这万紫千红的季节
哦，有一种真情
叫红萝山古道

有一种真情总在我梦中飘落
是古道上的水南岭
云雾弥漫山峦，如披面纱
晨曦缓缓落在斑驳的石阶上
柿子花的芳香四处飘逸
燕子呢喃，那是谁的情话？

有一种真情总在我梦中飘落
是古道上的马岭头村
朝霞辉映天际，流光溢彩
苍松掩映古庙，谱写古老诗篇
村中桃花嫣红，一树一首诗
棕榈花的芳香随风摆动

有一种真情总在我梦中飘落
是古道上的江南水库
一抹氤氲悬挂湖中
在静谧中折射出明媚的色彩
湖边杨柳依依，画出魅力的符号
彩蝶翩飞，追逐时光奔跑

有一种真情总在我梦中飘落
是古道上的外旦村
大自然的画笔与你的手一样灵巧
在这里勾勒出一幅绚丽的油画
文化礼堂里洋溢着欢声笑语
溪水潺潺，泛起层层涟漪
一望无际的田野，生机勃勃

有一种真情总在我梦中飘落
是古道上的黄土岭
青山如黛，充满诗和远方
松柏静静地聆听风声
梯田上的油菜花只用一种色调
便把这个季节渲染到极致

有一种真情总在我梦中飘落
是古道上的外旦村
灵感流动在静谧古村的深处
樱花飞舞，美如片片情书
山上竹影摇曳，宛如仙境
伯温驿站金墙黛瓦，诉说故事

有一种真情总在我梦中飘落
是古道上的红萝山
万福宫飞檐翘角，瓦上云雾缭绕
桃花绽放在枝头，就像满天星斗
漫山的紫罗兰点亮了春天
星庄庄园咖啡的芳香醉在风中

有一种真情总在我梦中飘落
是古道上的龙须岩村
晚霞吻着夕阳，落下一帘幽梦
村中樟树恍如少女笑靥春风
古道斑驳，沧桑中透着浪漫
路边摩崖石刻，字迹苍劲有力

夕阳西下，倦鸟思归
又一个黄昏
风把思念织成一抹红
抬头仰望
片片落在心上
哦，红萝山古道
无论天涯何处
你是我永恒的真

上海记忆

■ 季一梅

上海这座城市，带给我的记忆是甜的，像这边的美食一样，甜甜糯糯，像这边的地方话一样，柔和婉转。

是光一路相伴，本地的志愿者姐姐静怡和王玉带着我们游学上海，边走边给我们讲解建筑风格、历史古物，战争岁月的故事，当地风俗，若有所思、恍然大悟、欢欣雀跃、手舞足蹈，都不足以表达我们当时的多重心情。我们在和平饭店大门前留下了合影，在东方明珠等三件套前留下身影，在外滩留下足迹，在豫园感叹人工巧匠的独具匠心，在城隍庙抬望过百年银杏的青翠，在《情深雨蒙蒙》的依萍跳河的桥上吹过她吹过的风，在轮渡上看过黄浦江的沿岸风光，在双层观光巴士上仰望过高楼大厦的伟岸。同行的志愿者姐姐非常用心，还特意在我们参观的时候，外放手机里的景点讲解，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上海的文化。

在弄堂里，聆听姐姐给我们讲法国梧桐、英国梧桐、上海梧桐的不同，有的树皮斑斑驳驳，错落有致，学生说像是迷彩服的图案，我把手指按在梧桐树掉落的树皮空白处，好像和它盖了一个章。姐姐还给我们介绍上海最常见的绿植——爬山虎，又叫爬墙虎，学生激动地跑过去，想要看看是不是如四年级的课文《爬山虎的脚》学过的那样，不管是课本走进了生活，还是幻想走进了生活，都让人感到激动万分，情难自抑。

我们有观察到上海的很多路牌上写着的名字都含有地名，比如“乌鲁木齐南路”“南京路”“北京路”等，不禁好奇，便询问了姐姐，姐姐告诉我们，上海的路纵为大，横为小，纵向的一般以省命名，横向的一般以城市命名。目的是为了纪念当时解放上海时，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军队，为了纪念他们的贡献，便以此设计。这是我们新学习到的一个知识。后来在逛的时候，也看到了“丽水路”，非常激动，纷纷拍照留念。

姐姐穿着旗袍给我们讲解，上海风韵尽显，一下子就让我想起了看过的电影《金陵十三钗》中的倪妮，《花样年华》中的张曼玉，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入了风情万种的上海。弄堂、旗袍、上海话，把电视里看到过的画面，搬进了现实。我们的满足感与好奇心齐头并进，我们邀请姐姐教我们几句上海话，“谢谢大叔”谐音“晓晓雅搜”，我喜欢你“吾欢喜依”，“肇嘉浜路到了，请抓紧时间下车。”请原谅健忘的我忘记了。

一路，打车、步行、地铁、渡船、公交，辗转逛完了志愿者姐姐们精心设计的游学路线，我们共同度过了一天的时间，从晨风呼呼叫到苗苗微雨再到夜风清凉。

夜晚，我们趁着最后的时间，三人独行，去了学生心心念念的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她的姐姐曾说要带她去，终是因为什么原因没能成行。这次，她凭着自己的光去了。一路欢欣雀跃，连声调都像只轻快的麻雀，到了大门口，她像一阵风一样奔向了它，像只麻雀，一蹦一跳，来来回回地跑，激动到手足无措。谢谢是光，保护了一个孩子的梦！她后来发了一条朋友圈，说“交大，我们相见啦！我穿着现在的校服走来看你，虽然什么也没带，但我下次会带着我的行李与你重逢。”

我想，是光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站在台上让别人看到我们，听到我们的声音，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是光，也是希望我们能看到别的光，再看到自己身上的光。光光相合，闪耀群生。

要离开上海的这天早上，是光早起相送，提点行李，相送礼包，陪我们在路边候车。前面是川流不息的汽车，后面是蜂拥而前的自行车，我们夹在两个车流之中，显得危险又不同。我们就像这车流一样，要继续向前了。可是，这并肩而立，停下来碰头的这一瞬间，让那些彼此远离的时刻都变得有盼头了。抬头望，头顶的梧桐叶子在随风左右摇摆，一直在和我们说“摆摆”——“拜拜”。

不说拜拜，说下次再见！

本来这两天的天气预报都是有下雨的，为了欢迎我们，都忍住不下了，多么慈善，多么贴心温暖。所以，我说，上海这座城市，留给我的记忆是甜的，不仅是美食、方言、天气，还有人！



百合花开
摄影/张永益